



小说家的散文

王安忆 著

# 旅馆里 发生了什么

王安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馆里发生了什么/王安忆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8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823-4

I.①旅… II.①王…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8406 号

旅馆里发生了什么

LüGuan li FaSheng le ShenMe

---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赵红宙  
责任印制 陈少强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7 000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 目录

## 第一辑 游记

3

纽约

## 第二辑 书评

53

旅馆里发生了什么

69

祛魅时代的异象

85

人生烦恼识字始

104

活着的讲故事人

第三辑 序、跋及其他

125

《给孩子们的故事》序

129

相逢俄克拉何马

133

《小说和我》前言

136

姐妹情义

139

一个人的艺术史

143

同乡人

145

十年计划,一朝回首

153

美丽的爱荷华

157

中篇小说的材质

161

程乃珊五周年祭

171

蓦然回首,二十年

——《母女同游美利坚》再版跋

175

邻家有女初长成

——《王安忆作品·少年读本》序

183

受颁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感言

186

一个人的思想史

——《今天》杂志“视野:王安忆特别专辑”序

第四辑 对话

191

答苏伟贞问

210

《考工记》答问一

221

《考工记》答问二

228

2018 版《母女同游美利坚》答问

240

答《中华读书报》舒晋瑜问



第一辑 游记





# 纽约

## 一 纽约的冬和春

纽约的冬天十分漫长,到三、四月,依然寒冷,偶一两日转暖的间隙里,樱花却适时绽出花朵。这樱花不是成片 and 成行,而是街头一株,街脚一株,径自开放。气温瞬息下降,照理要颓败了,可是它不,花季既已开始,就不可中途废弃,必要坚持到底。在萧瑟的冬景里,就这么透露出春期的信息。因要经受严寒的考验——纽约的冷可不是闹着玩的,冻得你哭,所以,那樱花就很茁壮,事实上,离樱花的本意相当远了。亚洲的樱花,常有“婆婆”之状,类似纱和绢的材质。有一年初春,韩国仁川的夜里,走在山路,漫坡的樱花,仿佛遍地起雾,一眨眼工夫,开始落英,飘飘摇

摇,带一点星光,扑朔迷离,真好比人在绮梦。纽约的樱花则是确凿的现实,颜色也要肯定得多,意志是坚定的。在日本,樱花也象征着意志,通常用来喻作武士精神,但是指败势——全盛时一谢而尽,义无反顾。在纽约,樱花是败在枝头的,焦枯的一骨朵一骨朵,有股子蛮劲,所以,意志是在花开,有点原始人的性格。寄居的公寓楼下,有一个“日本花园”,在城市花园评比中得过名次。为什么叫“日本花园”,可能是园中草木来自日本。我不识植物,也就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一方园地经过修剪,呈现出人工的刻意。而纽约的裸土,多是野蛮生长,肥沃的地力从水泥钢铁的接缝里窜出来,养息着杂树杂花。

据称,这一年是少雪的冬天,但也有过几次雪飘,其中最大的一场,亦相当可观。事先通知停止路面车辆交通,于是,一眼望去,就成白色旷野,一座座雪堡即是楼房。日间没有出门,暖气烧得起燥,只见一排排白色鸟雀,从窗前垂直坠落,是被降雪压下去,还是辨不出方向,将地上当天空,来个倒栽葱。风扫着雪粒,呼啦啦往这边来,又呼啦啦往那边去。看不见人。楼下的空地,原本是幼儿园的游乐场,每日里,以罩衫颜色为组别的小孩子,七八人一队,八九人一队,由各自老师带领玩耍,我们称之“红衫军”“绿衫军”“蓝衫军”。其时,各路军销声匿迹,滑梯、秋千、跷跷板、小车、木马,都埋在雪里,看起来很是寂寥,就像回到宇宙洪荒。

晚上,赴朋友生日宴。铲雪车推出的干道,即刻被新雪覆盖,再推开,再覆盖,到底留下一条浅路,供出门人行走。出乎意料的是,脚下极其松软,这大约就是“干雪”了。所以就不打滑,只是走不快,缓缓陷进去,缓缓拔出来,时间和力气都耗去一些。气温应该是低的,可是并不觉得,风吹来,雪粒似板子刮在脸上,不是凉,而是疼痛。想起古人的咏雪诗,“燕山雪花大如席”,一直讨论是指整体,还是单独,现在以为应在前者,就是雪阵,扑地而来。推进餐馆的门,即刻人声灌耳。前台是等座的人,趋进是寄存衣服的队伍,餐桌挤得不能再挤,服务生忙得不能再忙。街上的人都汇集在这里了,身上的寒气和雪片,在暖热中化水,烛光变得湿漉漉的,呼吸也是湿漉漉的。爱斯基摩人的冬天大概就是这样,在帐篷火堆旁,剖开马哈鱼,剥下一张完整的皮,然后,鱼肉割成一绺一绺,烤在火上,刺刺地响,故事篓子就打开了。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在说话和大笑,极尽全部注意力和听力,方得只言片语入耳。要是故事,也都成零碎了。客人还在拥入,订餐的电话一个劲地响,于是,一个劲地加座,门厅里,遮风的皮帘子底下,都安了餐桌。

一顿饭的时间,雪又下猛了,铲雪车轧过的痕迹一点看不出来,凭依稀的印象,以及建筑物的参照,在齐膝的雪里,犁地般地蹚路。为保持平衡伸开手臂,扶到的是雪墙。真也不觉得冷,就是睁不开眼,雪粒子封住了眼,立定等它过去,人就种在了雪里。

有一段路是在酒店的廊檐下走,灯光里立着门卫,往路上撒盐,雪就退下了,走过去,又是雪路。这一条路是从华盛顿广场穿行,走一截,回头看,白色平原上耸立白色的小凯旋门,像生日蛋糕上的奶油,有歌声和叫声,仿佛在很远的地方,降雪改变了声线,视线也有所改变。曼哈顿的海拔似乎抬高了,与天空接得很近,人呢,变得很小,爬在雪沟里,盲目地挪步子。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太阳高照,尖利的阳光穿透大气层,却穿不透积雪,还是要靠人力。百老汇大街上,商铺门前,店员们都在奋力铲雪,堆到路边。汽车轮胎,大踏步的靴子底,将余下的残雪碾碎,纽约人的脚步特别有力,人行道的钢板啞啞作响,污水横流下露出金属的表面。纽约一定是生产钢铁的年代里建成的,墙的立面是钢铁,露天的防火梯是钢铁,桥梁的钢架,铸铁的门窗,城市的钢铁的回音壁,反射出铿锵之音。气温还是在零度以下,雪就变成一种固体,倒也不是冰,依然保持松软的质地,需要多个升温的日子,才能化成液体,挥发干净。

真正的寒冷在二十天以后来临,官方气象部门报告零下十六度,学校给员工信箱发出预警,称之“危及生命”之寒潮。恰是周末,红绿衫军们未到校,楼下的乐园空寂着。路上行人极少,凡在外必须疾走,略一停顿便血流凝固。无风尚可坚持,一旦有风,顿时站立不稳,周身麻木,意识都开始模糊,对环境失去判断。而曼哈顿岛地势平坦,楼宇纵横排列,于是四面来风,人称“穿堂风”。

幸而店铺照常营业,受不了时,便一头扎进门内。没有顾客,店员显然知道来意,善解地静立一旁。就这样,一忽儿进,一忽儿出,将路程走完。不知觉中,满脸是泪,还有皮帽上蒸化的水珠子。太阳出奇地明亮,很可能是因为空气透彻,不像亚洲,长年处在氤氲中。曾在什么地方看到日本美术史学者千叶成夫说过的一句话,大致意思是空气的湿度决定绘画的性质。我想,不仅绘画,还有音乐、文学、思想,大约也受此规范呢!我们生活在湿度较高的环境里,中医有一个基础性概念,就是“湿”。而纽约,湿度很低,日光取直而下。

之后,进到三月,街角的樱花已有几株吐蕊,月末的时候,又有一次严寒。虽不至于通告预警“危及生命”,但因具体所在位置,感受甚有过之无不及。这一日,纽约的张北海携我们往修道院博物馆。张北海是老纽约,1983年尾,我随母亲和吴祖光先生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出发,旅行全美,来到纽约,就住在他位于百老汇街东头的家里。那时,他还在联合国工作,专门请假带领我们游览。退休之后,他独自一人遍走纽约,做田野调查。因文艺人的眼光——不是吗?他本名就叫“张文艺”——他看到的纽约与旅游指南不同,也和正史记载不同,而是别开生面,独创路数。这一回来,我们的公寓竟与他家相邻,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事实上,居住纽约,也是多年来他一直怂恿的,来到不久,便向他报到了。他引去苏荷区一家老店,当年劳工们在此餐饮打尖,如

今保持工业时代旧貌，座上客已换作时尚消费一族。先喝上一杯，然后制订计划，一半自助，另一半由他亲领，即可粗疏覆盖曼哈顿。这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北海率我们出行，就是其中一项。

去时尚不觉得，地铁往上城方向，经过哈林区，到一百九十街下。午时的寒意比较含蓄，走在哈得孙河边的坡路，草木都已泛青，临高远看河面，金水流淌，就有暖色。参观完毕，出来博物馆大门，情形就不太对了，少顷，周身冰凉，站立不定。从哈得孙河上过来的风，在坡地回旋，多少消耗些能量，一时还可坚持，温度却已降到零度以下。好不容易等到巴士，上得车去。车厢里的温暖简直让人动容，眼睛湿湿的，可是，寻访的项目没完呢！下一节是看李鸿章栽的树。在一百二十街下车，天色大变，日头收起了，风一股一股袭来，前后夹击，越往河边——李鸿章的树就在那里——风越凛冽，气温降得更低。张北海走在风里，衣着单薄，却毫无瑟缩之意，周遭环境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而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脚步踉跄，泪眼迷离中，只看得到他的背影。就像德国作家派屈克·徐四金的小说《夏先生的故事》，他就是那个夏先生，往前走，往前走，“不论是下雪、降冰雹、刮暴风、大雨倾盆、阳光炽热如火、狂风来袭”一直一直往前走，最终走进湖水。哈得孙河复又亮起，闪闪发光，是一种兵器的光芒，风就从那里来。到了李鸿章的树跟前，所有的草木都在大幅度摇摆，很奇怪，听不见风声，而万物移动。更加离奇的是，李鸿章的树，被铁栅栏围起的一小圈

地上,不是一棵,而是两棵。关于李鸿章栽树的由来,旅游手册和中美关系史上都有记载,在我们最切身的经验就是,大风天,以及大风施向人间的魔法:一棵树变成两棵树;还有,张北海变成夏先生。

当日项目最后一个内容,到导演李安经常光顾的中国餐馆“五粮液”吃晚饭。大风继续作祟,推门进去,不是“五粮液”,而是“山王”,应该算作第三个魔法。

那几个惊世骇俗的寒冷日子,异峰突起在漫长的冬天里,否则,日子就会显得平淡;现在,有了高潮和跌宕。正当你以为冬季永远结束不了的时候,春天突然来临。就仿佛在一瞬间,路上满满的人,餐桌餐椅从门里蔓延到门外,铺满街面。这些桌椅,叠架在墙脚,铁链子拴着,铁锁扣着,结着霜,盖着雪,几乎要长在一起,现在,被晒得滚烫,坐满了人。坐不到的,就站着,挤成一堆。人们都穿了单衣,在羊毛、羽绒、皮革里捂了一冬的身体——听起来就像原始人,此时来不及地裸出来,接触空气和太阳,顿时镀上一层釉。被寒冷压缩收紧,结成饼状的物质,这时候蓬松开纤维,拉出丝来,于是,视野就变得毛茸茸,亮晶晶。抑郁症一扫而空,人人意气风发,浩荡前进。各种花都在怒放,樱花却谢幕了。华盛顿广场上,做了一个小花坛,粗人动的细巧心思,笨笨的,让人好笑,又有点鼻酸。四下里都是人,长椅上,石墩子上,草地上,树下,各样的地摊都摆出来了,翻筋斗的,耍棍棒的,唱曲子,拉四重

奏;还有诗歌摊子,席地而坐,守一台老式打字机,出售诗歌,亦可定制,就像移民方才涌上海岸时的代写书信。各种组织的募捐也来了,为患病儿童,为妇女,为无家可归的人。有一种募捐很别致,募的是故事——有意者可在一页纸上写下文字,然后用晾衣夹子夹在拉起的棉线上,纸片儿在风中起舞。到了夜间,交易大麻的贩子出动了,广场公园灯光昏暗的一角——对了,满街都是大麻焦叶般的气味,许多地区将它排除出毒品的名单,但依然保留违禁的遗韵。我最喜欢的景观是从纽约图书馆的窗户望出去,那一片新绿,垂柳底下的春衫,被照得透亮。这个钢铁城市,忽然轻盈起来,薄如蝉翼,都能飞上天去。

## 二 托尼

纽约大学安排的公寓,房主是语言学系的教授,正休学术假,去往非洲部落丛林考察,正有六个月的空档,就托学校寻租客,恰逢我们需要,于是,两相适宜。入住十天光景,一日下午,忽有两名校警上门问询,总起来是三项:一是入住时间,二是由谁安排,三是同住几人。问答完毕即离去。原以为例行检查,并未放在心上。闲话中向朋友提及,个个神情大异,都说此事不妙,必有原因。推来算去,联想入关审核,缺少一份工作签证的 I-129 表

格,被留验身份,俗称叫作“关小黑屋子”,但很快检索档案,“释放”出来,会不会是这件插曲的后遗?又回忆访客中有无从事尖端行业,受中情部门注意?近来不是有两名中国高科技人员被拘审,引起轩然大波了?虽觉不像,但凡事都有万一,谁能确定呢?最直接最朴素的反应——朋友中的一位说,你们得罪什么人了!初来乍到,与邻里并无交集,友和敌都无从谈起。不过,到底存了一个心,留意起周遭人事。第一个进入视野的,是白人门卫布朗先生。头回见面,他便自报家门:我的名字叫布朗!礼尚往来,我们也应该以名字回答,可是没有,我们只说一声:早安,布朗!严格检讨,确实失礼了,却也不至于动用警力。我们注意到就在警察造访的次日,再出门去,布朗没有如往常一样迎接我们的目光,而是背过身去拉门,含糊地嘟囔一声,表示招呼。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迹象,事情就搁置下来。

又过去十天光景,晚上回来,门卫中一位南美裔先生——我们给他评价最高,诚恳友好,而且性格温和,他告诉说,我们有邮包寄到,存在收发室,收发室就在信箱背后的门里,需向一个名叫托尼的人领取。第二日早上,便下楼去了。信箱所在大堂一翼,侧厅的两面墙,第三面墙上有一扇门,依上下班时间开闭。常以为是物业办公室,从未向里探测。此时,开半扇门,可见一具柜台,柜台里坐着一个人,就是托尼。趋前向托尼问好,自报是新到的房客,几楼几室,姓谁名谁,来领取邮件。托尼不发一言,看着